



帕米尔雪韵(国画) 杜滋

名人轶事

一品百姓平老静

刘开生

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民国时期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,更是一个普通百姓平老静身上发生的诚信故事,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赞美,他把平老静封为“一品百姓”,致使平老静在一时家喻户晓。

平老静是民国时期河北保定市一家包子铺的老板,做生意坚持以诚为本,童叟无欺。一年春天,因生意红火,包子铺流动资金周转不开,平老静夫妇多次商量,决定将家中一副包金银镯拿到典当行典当。平老静从典当行拿到了“袁大头”,这才解了包子店的燃眉之急。

转眼到了除夕。当平老静拿钱前去赎回银镯时,典当行的伙计不知是不知情还是马虎大意,居然将一副足金镯子递到他手中。平老静当时也没多看,揣上银镯就高高兴兴回了家。

除夕夜,平老静与妻子一起,打开了刚刚赎回的他们心爱的包金银镯。因为那包金银镯是妻子当年的嫁妆,妻子最认得。细心的妻子将银镯拿在手里,左看看,右看看,咋看都不像自己那副包金银镯,而是地道的赤金手镯!一看这,夫妻俩都惊呆了。待他们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后,平老静说,这一定是典当行的伙计拿错了,人家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,无论如何不能坑了人家。妻子说,对!于是,夫妻二人毅然决定,把赤金手镯连夜送还给了当铺。

当铺老板深受感动,不仅托人给包子铺制作了一块“拾金不昧”的牌匾,还把自己当铺的一大间房以最优惠的房租让给平老静开包子铺。

陶行知得知此事后,深入采访,并满怀深情地创作了一首诗《平老静还金镯》,以此教育他的学生和国人。诗中这样写道:“平老静,家住在保定。人格最高尚,一品老百姓。夫妻开设肉包铺,但觉本钱不够大,将包金镯子去押当。除夕拿钱赎出来,银镯变成纯赤金,这镯不是原来物,不义之财不可得。可喜大年三十晚,夫妻出门把老板寻,找着典当老板把镯换,不要赤金要包金。保定包子铺几十个,唯独老静肉包最出名,老静并不登广告,人人心里自相信……”

冯玉祥在媒体看了陶行知点赞平老静的诗后,就经常去平老静的包子铺吃包子。他觉得在此就餐是件非常光荣的事。平老静本来就红火的包子铺生意愈加火爆了。

新书架

《中国,特色》

杜莎

与前一部作品《徒步中国》边走边看不同,德国人雷克新作《中国,特色》对中国式过马路、韩寒现象、中国教育、中日关系、中国雾霾、死刑废除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。比如,在对待北京雾霾这个问题,雷克认为政府有责任,人民有责任,同时把中国当成“世界工厂”和“世界市场”的西方国家也难辞其咎。

对于国内媒体和民众纷纷指责的话题,雷克的观点显得更理性、更包容。雷克这种直言的做法经常在微博上遭到大量网友的恶意攻击,但雷克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理所应当的。

有一天,他在微博上这样抱怨:“我说中国还有些不完美,就被骂个‘臭老外’。我说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对的,就被骂个‘洋五毛’。说德国好,被骂。说德国不好,也被骂。”因此,雷克是在新书《中国,特色》中顶着被读者争议的危险,客观地评述他眼中的当代中国。

散文

秋山行

柴清玉

秋高气爽,山行是吸引人的活动。郑州周围的山,嵩山、具茨山、浮戏山……都不太高,风景不错,而且文化底蕴深厚,耐人品味。

好风景,很多并不在远方,就看你能不能发现。那一弯静水,汪汪地依偎在山的怀抱。平静得没有一丝涟漪,映着山的影、树的影、草的影、云的影、偶然飞过的鸟的影。这时,还映着我们一行的影。

每一处秋水,都是古典的记忆。秋水亦伊山。整个秋天,就这样在沉思中悟道,在相思里贮爱。

岸边,是小道、菜园、庄稼、农舍。那片新浇过水的萝卜青翠欲滴,那一架扁豆硕果累累,田埂边爬来攀去的牵牛花有红色的,还有蓝色的,在秋风中默默地微笑着。

宁静的山野时光,在秋阳的照耀下似乎有些恍惚。人在这样的秋声秋色里信步而行,心中升起一种由内而外的释然,抛却了都市的喧嚣,心身也轻松起来。俯仰秋天,天空像一只清澈的眸子,山亦然,水亦然,大地亦然。每一种生命,都在天地的眼眸里从容自适,悠然静好。

上山是一条石砌的小路,一级一级地向着林莽深处延伸。一径清幽,洞开了漫山遍野的苍翠。草丛中,不时会飞起几只蚂蚱,或是什么鸟,调动着你的情绪。

路的两边,有高大挺拔的乔木,还有一丛丛从叶子里已有些发黄的灌木。那些树木,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,只觉得它的叶子,绿蓬蓬地

亦如春日,枝叶茂密见不出秋意。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照下来,斑斑点点,层层叠叠。一阵微风吹来,所有的明绿、暗绿、浅绿、明黄、浅黄、褐黄,还有橘红,簌簌作响。向阳的、背阴的、老枯的、新生的,这一山一岭的五颜六色,在微风里摇荡出梦境一样的光影和层次。

一路攀行,身边的树,林间的草,我叫得出名字的不多。遥想极远的远古,如此辽阔的草木世界,某一种树木花草被先人们关注,命名,记取,何尝不是草木们前世种下的缘,本无名字的这些自然精华,一旦被人类认识、命名,从此便穿越时空。如兰草,又若桂花,再如车前草、荆芥……它们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名字而拥有了自己的历史。然而,太多太多的草木并不如此幸运。或许,它们还来不及进入人类的视线,人类就失去了给它们命名的的心境。

在生命的丰富面前,认知原来如此有限;在生命的丰富面前,认知原来如此狭窄。然而,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是如此粗俗与肤浅。

山路边,时有未名的野花,玉立在秋风里。花朵很小,白色的、黄色的,也有红色的、粉色的、蓝色的。展示着生命的顽强,绽放出生命的绚丽。贴向前,花朵散发出淡淡的香。这些无名的花,或许,这就是她们一生的美丽。她们,开在深山这样的秋日,不求闻达,哪怕有一只秋虫前来拜访,她们都会欣喜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她们面前,她们怎不毫无保留地报以微笑。

就像习惯于在人海里寻找熟悉的身影,在山上,心里总在指认那些熟悉的草木。它们永远都跟儿时的记忆一样开着花,结着果。

看,那一丛丛长着麦穗似的草,我们叫它茅草穗。它的叶边有刺,不小心会割破人的手指。乡亲们说,鲁班发明锯的灵感就是它。

树丛中仍然绿色的一片,是蕨类植物,乡亲们叫蕨菜,春天生出的嫩芽,是美味的绿色食品,含有丰富的营养。

对面山坡上树的枝头,鲜红的柿子虽然没有人工培植的那么丰硕,也让人望而生津。几棵高大树木的树梢上,挂着不知名的坚果,老乡说去除外面的硬壳,里面的仁粉而甜。

山路很静,听得见自己脚步的回声。满山遍野的秋虫,不知藏在什么地方,无忧无虑地歌唱,那真是天籁之音。或高远悠扬,或低吟浅唱;或起伏错落,或惊悚怪异……这是它们在寒冬前的欢娱。

这些虫子,有些春生而秋死,有些朝生而暮死,它们的生命里甚至没有年,没有月。但是,它们是乐观的,它们因生命而歌唱,因清秋而歌唱,因初凉的时光而歌唱。山崖上,山坡间,那些披着阳光的花朵与树叶,似乎都是凝神而听的耳朵。

恍惚间,耳朵似乎也长成了山间的那一片叶。

站起来的时候,你,就成了一株美丽的菩提。



坝上晨雾 徐德良 摄影

生活万象

讽刺不文明

彭天增

生活中遇到的不文明行为一般不能当场明说,但有一次例外,笔者当场痛斥一个人的不文明行为,对方自始至终没有反抗。

那天我和夫人外出,遇上下雨。等到公交车,其他乘客上完,夫人在前我紧随其后。谁知她刚抬脚突然跑过来一男子,直接将夫人扛到一边挤了上去,接着还侧身合伞,雨水又溅了我们一身,夫人就厉声斥责道:“你干啥吗你。”那男子回头看看并未还口,上车后他就站在我们旁边。夫人仍怒气未消在自言自语:“讲不讲道德了,有没一点涵养。”这次那男的也不干了,“啥道德不道德,你上你的,我上我的,我不让你上了?”男子竟反唇相讥。

夫人听了男子的话更有气了,“你……”没等夫人说出口我就截住了她的话,再有力也要忍住,冲动是魔鬼。我开始把气

往夫人身上“撒”。“他有没有道德碍你啥事,他的水平没到那一步,你气也没有用。”我语调很重地对夫人嚷着。那男子听了先是一愣,没反应过来。夫人一听不干了,冲着我大嚷开了:“他不排队把我挤一边,你说他还有理。”我语气更重了对着她说:“他就有理,他就不会去排队,他要是排在咱俩后头,那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”到底是大半辈子的夫妻了,猛然间夫人似乎明白了点我的意思,她不再对着我吼了,但仍然自言自语唠叨着:“不懂规矩也问。”我接着夫人的话又说:“你唠叨个啥,人家就是不懂规矩,你能咋样,社会上这一号多得,你能都教育过来,你不就是排个队吗,有啥了不起。”弄了半天你说还是我错了。”夫人似乎也懵了。“你就错了,你不站在车门口他会挤你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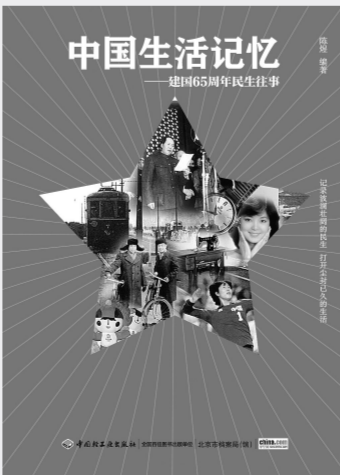
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呢。”这时我快速扫了那男子一眼,只见他脸上说不出是个啥表情,无奈、尴尬、欲言又止。

我俩身边两个中年妇女忍不住了,其中一人轻轻拍着我问,你俩是一家吧,我说是的。“那你俩就别吵了,也不怨恸俩。”我心里暗暗发笑,我身后有几个乘客也在偷偷笑。再看那男子仍木讷地站在那,不知这话他是否能品味出来。我含沙射影地指责骂槐,不需要多高深的文化就能明白。而这名男子竟像是置身事外,没有反应。

下车后,我赶忙给夫人解释,对这种人,你确实没有必要生气,谁知夫人竟比我还开通,她笑着对我说:刚开始我确实气得轻,你笑天要是不是对着我吵,我口气真的不出来。

连载

中国生活记忆



2004年4月8日,农业部下发《关于进一步抓好春季粮食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,要求各级农业部门通过进一步宣传落实粮食直接补贴、良种补贴、购买农机具补贴、农业税减免、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制度、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,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。

2007年12月1日,财政部、商务部启动家电下乡,山东、河南、四川三省为首批试点地区。之后,家电下乡在许多地方推广。

根据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,家电下乡产品的最高限价分别为:彩电单价不超过2000元;电冰箱(含冷柜)单价不超过2500元;手机单价不超过1000元;洗衣机单价不超过2000元。各型号产品的最高终端零售价不得高于产品中标价格。

国家越来越关注“三农”问题,重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,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。进入新千年后,不少的私人企业老板拖欠、扣发“农民工”的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多,越来越普遍。农民工“流汗流汗又流泪”,

为讨工钱,农民工爬塔吊、跳楼、被电击打甚至被自杀等事件常有发生。

2003年10月24日下午5时许,温家宝总理到了重庆万州云阳县人和镇龙景村10组三峡库区腹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问村民们:“大家还有什么困难?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?”一直坐在温家宝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有些腼腆地说:“总理,我想,我想说我家打工的事。”她直接向总理提出了农民工欠薪的问题。

听着熊德明的叙述,温家宝双眉紧锁,沉吟片刻后说:“一会儿我到县里去,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,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!”当天夜里11时多,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。

他们没有想到,中国会由此掀起一场“讨薪风暴”。

高铁:最高时速486.1公里

2007年春运,沪宁、沪杭线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的高速列车“动车组”。

4月18日,中国第六次铁路大提速展开,列车运行时速达200公里,其中部分区段时速达到250公里。

第六次大提速的最大亮点,是主要干线开行时速高达200公里及以上的“动车组”,部分区段运行时速甚至达到250公里。中国列车从此进入高速时代。人们得意地把动车组称作中国的“子弹头”。

从昨夜5时38分起,随着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D460次列车从上海出发,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正式“起跑”。9时45分,记者登上了D414次列车,11时43分准点到达南京,全程体验了动车组的快速和便捷。

本次列车全程上座率达到90%以上。记者在餐车里遇见了几位广告公司的上海年轻人,此次去南京公干,他们愉快地占据了二个桌位打牌。他们一致认为,乘坐动车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快,没打几圈牌就快到南京了!其中一位王小姐告诉记者,一般从上海到南京的快车要开4小时左右,她也乘过到南京的鹿巴迪列车,很快,只要2小时17分,但是动车组更快,只需要1小时58分,快了19分钟。(张艳)《体验动车组 感觉如同乘飞机》,2007年4月19日《文汇报》

这是一个疯狂的里程,所有参与者,皆为王者。

2005年,每个人都渴望被发现,被阅读,被追随。一般曾被视为边缘文化的力量开始觉醒,一个名为“超级女声”的节目在湖南卫视诞生,响应者寥寥。无数的女孩背着书包从课堂直接奔向了“超级女声”的报名点。刚被央视青年歌手大赛刷下来的李宇春,满怀惆怅地走向了报名点。何洁蹦蹦跳跳地和好朋友一起去报名,周笔畅则不情愿地硬被朋友拖去了广州报名点。5个月后,她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。

“明知是个死,也要宝剑出鞘,这叫亮剑,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。”2005年,《大长今》挟威冲入中国内地电视圈,国产剧纷纷避让,偏偏有个叫李云龙的男子不服气,亮出长剑,结果……结果他就赢了。

《亮剑》被称为是“中国版《兄弟连》”,看过《亮剑》的人都被李云龙充满血性的精神所打动,《亮剑》中所说:“剑锋所指,七步溅血,所向披靡。”男人的血性与气概在李云龙身上得到淋漓尽致

的展现,这个人物跳出了以往“英雄就应该高大全”的窠臼,让人觉得亲切,这一点和韩剧有点像。甚至连李云龙的经常挂在嘴边的“他娘的”等粗话,遭来的不是反感,而是欣赏。

“男人看《亮剑》,女人看《大长今》。”这是2005年一个奇特影视现象,也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。

告别了2600年的交“公粮”

皇粮国税,据说起源于商鞅变法。

而对9亿农民而言,2006年元旦最好的消息莫过于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。农业税税种的取消,让农民吃上了“定心丸”。

只要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对交“公粮”的往事不会陌生。“公粮”就是农民要交给国家的,用收获的粮食来代替的农业税。交“公粮”是那时农民“双抢”过后的头等大事。

“公粮”要晒好多天的太阳,农民把稻子晒得放在牙上一咬很脆很干为止,最后还得把晒好的稻子里面的空壳、稗子等风干净。就算这样还担心着到粮站交的时候能否过关呢。

儿童陪着父母一起去交“公粮”,一般是等着父母交好“公粮”后买西瓜吃。

农民们倒并不太关心称多称少,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“公粮”合格不合格。递烟归递烟,但丁是丁,卯是卯,“公粮”还是要验的,有个“粮官”手里拿个铁杆,往粮袋子里一插,再抽出来一看,合格不合格结果就出来了。“粮官”真牛啊!合格的是千恩万谢地过秤,不合格的只能照“粮官”吩咐把公粮再拉到大操场去晒。

那个掌握着验收大权的管理人员,屁股上挂着一串钥匙,走路哗啦啦直响。我那时十分羡慕他的权威,只想长大了也像他一样能有一大串钥匙。

记得有一年秋后我们去交玉米,一大早把几百斤粮食送到粮站,那个管理员看也没看一眼,先让我们把全部粮食倒出来晾晒。站台上已经晾满了玉米,有几家晾了两三天还没通过验收,人们眼巴巴地跟着管理员转来转去,就等他开启金口。我家的晾出去后,整天不停地翻晒,直到下午,管理员走过来只是象征性地

看了一下,又让我们继续晒,我和父亲只好守在那里,一直接到天黑还是没有验收。第二天,又晾了多半天,父母再三求告,他就是不说不收,无奈之下,父亲私下里悄悄塞给他一盒大前门香烟,才打通他这道关卡,通过了验收。(寇克英:《曾记当年交公粮》,2008年7月29日《甘肃日报》)